

论洪范五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顾建新 田 芳 石 磊

摘 要 洪范五是 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本文在调研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介绍洪范五的生平,并从图书馆组织和管理、分类研究和文献交流等方面阐述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从新建东南大学馆舍和扩建清华大学馆舍,充实藏书、编制目录,重视开放和服务,制定规章制度等方面总结他的图书馆实践活动,从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携后学、投身社会活动等方面论述他对推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参考文献 25。

关键词 洪范五 洪有丰 图书馆学家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事业

分类号 G259.29

Research on Hong Fanwu'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Library Cause of China

Gu Jianxin, Tian Fang & Shi Lei

ABSTRACT Mr. Hong Yu-Feng (Fanwu) is one of the main activists of Chinese "New Library Movement" in the 1920s and the forerunner of modern library cause of China.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work on Hong's lifetime, and makes an elaboration upon Hong's thoughts about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also makes a summary of Hong's library practic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s new building and the ext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s building, and his efforts on enriching library collections, cataloguing and library openness and services. We also make a discussion on Hong'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 library cause of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guiding and supporting younger scholars, and other social activities. 25 refs.

KEY WORDS Hong Fanwu. Hong Yu-feng. Library scholar.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Librarianship.

洪有丰,字范五,1893 年 11 月 22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万安镇桑园村,祖籍安徽绩溪县^①。

洪范五在歙县崇一学堂学习时,与陶行知、姚文采、朱家治等为同学。1910—1916 年在南京金陵大学攻读文科,就学期间担任图书馆的学生助理,毕业后获文学士,先后受聘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助理、副馆长,曾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图书管理一职。1919 年,经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克乃文教授推荐,洪范五自费到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留学,在此期间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任中文临时编目员。

1921 年 6 月,洪范五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回国,被聘为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图书部主任(馆长),后曾两次任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馆长,两次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1935 年 7 月

通讯作者:顾建新,Email: gujx@seu.edu.cn

^① 根据户籍和档案资料——南京市档案馆复制洪范五户籍档案,以及上海市档案馆复制的“干部简历表”,确认洪范五出生日期应为公历 1893 年 11 月 22 日(农历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五日),不是文献通常记载的 10 月 25 日。

起,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洪范五先生在这些学校的建设中,艰苦创业,呕心沥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绩斐然,贡献卓绝。直至1963年1月27日于上海辞世,他一直工作在图书馆,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刘国钧在《图书馆》杂志1963年第一期《敬悼洪范五先生》一文中写道:“洪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之一,是我国开始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图书馆学时期的有数的先驱者之一。”袁同礼在《洪范五先生事略》一文中也说,“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拓荒者,实务与理论并重”^[1]。先生逝世后,上海和台湾的有关学校都进行了吊唁,“国立中央大学”校友会以此联概括先生:“是图书馆拓荒者,旷代宗师启后学;亦教育界先导师,满园桃李泣春风”^①。

1 倡导图书馆事业,理论先行

1.1 图书馆组织和管理思想

洪范五很早就注意到图书馆制度建设对于图书馆业务之发展、效率之增进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管理,为馆务最重要之部分”。他在东南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讲授图书馆学课程的基础上,编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于1926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3年、1935年两次重印。一部受众面较窄的学术著作在短短的几年内再版重印,充分说明了它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该书共分为十六章,前四章为“图书馆之意义”、“图书馆与教育之关系”、“图书馆沿革”、“图书馆之种类”,对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做初步介绍。后十二章全面阐述了图书馆建设、日常管理和业务工作等内容。“该书为著者本着自己学识经验之创作,而非翻译以成书,故议论记载比较能有真实之见解;立论务求翔实,列举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真切应用之方法,弃短求长,颇能详尽;对于整理中国图书馆之种种问题,叙述尤特殊注重;不墨守旧法亦不矜炫新奇,务采公正审慎之批评态度;编中插图表甚多,使读者有所验证,对于各项事实方法,易独明了之观察。”^[2]在“创设与经费”一章,对创办总费用中的建筑费、设备费、图书费、事务费,对运行费中的图书、期刊、薪酬、其它等所占的比例做了科学分配,并指出“建筑除内部由图书家支配外,其方法则非建筑家莫属”;在“建筑与设备”一章提出“先从内部之配合然后及于外部”等,对现在图书馆建设和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在图书馆组织结构方面,洪范五主张图书馆应根据其服务范围之大小、业务之繁重、人数之多寡分设各股。大图书馆宜分为十股(事务部、文牍部、会计部、推广部、装订部、参考部、典藏部、出纳部、编目部、购置部)^{[3]63},小图书馆可根据部门事务性质的相似性,兼并组合,从简为宜。但他也因地制宜,改弦更张,根据各馆的业务职能对各股进行分合调整。如20年代末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期间,他将原有馆内组织合并为三股,即编纂股、总务股和参考股。30年代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将图书馆内部组织设为八股,即总务股、采访股、中文编目股、西文编目股、典藏股、阅览股、参考股、期刊股。又为“使各院教授学生阅览便利起见,设分院图书室,各设管理员一人”^[4]。

洪范五认为,由于我国图书馆还处于萌芽时期,内无经验可循,外习欧美不宜,应设立行政会议,集馆员之经验,改进图书馆服务之效果。图书馆还应设立图书馆委员会,以协助选购图书、辅助馆务^{[3]65}。这种纵向层层负责、横向相互配合的组织架构,使图书馆既能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又可以得到学校及社会人士的参与和支持。洪先生在当时能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合理的图书馆组织架构,着实令人佩服。

刘国钧曾评价《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不是

① 引用自洪范五家属捐赠物品——挽联手抄本。

西方图书馆学的翻版,而是从我国图书馆实际出发,结合现代图书馆要求而写出的一部方法指导书。”^[5]蒋永福《图书馆学通论》评价“该书是第一本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经验及教授心得写成的专著,是我国应用图书馆学、实用图书馆学理论的系统奠基之作。”^[6]范并思对此书有更详尽的评价,认为该书的出版,是在图书馆学本土化方面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代表了当时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的最高水平^[7]。

1956年12月,洪范五在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图书分散使用与集中图书管理问题》的报告。他认为由于一所学校的图书来源复杂,或由图书馆、院系、个别教师订购,或来自外界赠送与交换,图书馆难以掌握学校准确的藏书情况。因此,图书应由图书馆集中管理,在图书馆统一规划指导下,建立一个较好的出纳和阅览制度。图书管理上应集中,使用上应分散,要做到图书的分散使用,只有设立分馆或系阅览室,在集中管理下,有计划有系统地将图书分散到可以发挥作用的地点。这个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有许多图书馆实行这样的管理方式。

1.2 洪有丰氏图书分类法

关于图书的分类,洪范五认为,“分类之意义,即于各种图书中,辨其性质,分其异而类其同也。图书之分类,对于读者与管理者,双方咸有甚大之利益。岂徒因袭成法而已哉!”因而在中文书籍的分类上,他积极进行了改革,其分类法“不愿为极端之主张”,即完全摈斥传统四部分类,也不过度地增加类目,即由四部、五部分类,扩张为十几、二十几部类,这样“但凭理想所及,轻事更张,实事必多阻碍”^{[3]1}。1926年,他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文章介绍美国克特氏的展开分类法(Expansive Classification, E. C.),并将E. C.与杜威十进分类法(Decimal Classification, D. C.)相比较,认为克氏分类法纲目清晰,符号明了,但各类详略不能均等,无详细之索引。而杜氏分类法,用数目表示纲目,也易明易

记,且索引详备,是美国推行最广的分类法,最重要之处在于,它“适用于二十五万本以内之图书馆”,则更为适合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分类。

本着继承中文旧籍分类的优点,如不拆“经部”以容纳大量古籍,以及吸收西方分类法“简明、概括、有伸缩性”的优点,他在1924年编订的《孟芳图书馆书目》和1926年发行的《洪有丰氏图书分类法》中,将新旧典籍统分为:丛(000)、经(100)、史地(200)、哲学及宗教(300)、文学(400)、社会科学(500)、自然科学(600)、应用科学(700)、艺术(800)九大类。丛类与杜威分类法的总类相似,图书馆学、目录学、类书、丛书、杂志、报章等均编入其中。经类与四部分类法大体相同,只是将乐类改编入艺术类。史地类按照国籍与朝代类分,并专设中国历史(220)、中国地理(250)子目,以容纳庞大的历史古籍,加大了中国书籍在杜威分类法中的比重。宗教与哲学关系密切,故合并为一类。该法前五类的划分,脱胎于传统四部分类,又有所改进,后四类来源于杜氏分类法,在细目上对于不适于中文图书的,又有所删改,整部分类法对于新旧中文书都能很好地容纳。

1928—1931年,洪范五第一次执掌清华大学图书馆,该馆中文藏书尤其是古籍已大为增加,为使“检阅收事半功倍之效,不致虚费时间”^[8],他积极鼓励施廷镛改革该馆的中、日文图书分类法,即按照“甲(总类)、乙(哲学宗教)、丙(自然科学)、丁(应用科学)、午(社会科学)、己(史地类)、庚(语文类)、辛(艺术类)”八大类,八千小类编制书目。八大类法将《洪有丰氏图书分类法》中的丛部(000)和经部(100)合为“甲(总类)”,是在洪氏九分法基础上的进一步融合,也是杜法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改革。

1.3 促进文献交流,提倡巡回流通和馆际互借

1923年,洪范五在《新教育》杂志六卷一期发表《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一文,即提出应设立巡回图书,“就地方之需要择送相当之图书,

按期轮换,以为教育之辅助”,并“拟从学校入手,渐推及于各团体。”他还提出建立“借书推广部”,以加强各学校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广泛利用各自图书馆所藏资料。他认为,“书籍浩如烟海,难言完备。拟联络各处图书馆,互相转借,以资流通。”^[3]³⁶但是,由于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多种原因,馆际互借工作的开展仅局限于一定地域范围内,最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规模。30年代初洪范五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实行过馆际代借制度,总计一年代借之书,不下三百六十余种^[9],这只是馆际互借制度的雏形。

解放后,洪范五依旧重视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工作。1956年9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洪范五向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提出建议,在全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之间开展馆际互借,促进高校藏书在各校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利用。此建议被采纳,从1956年开始,华东师大逐步与全国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建立图书资料的交流互借关系。根据档案记载,到1959年,华东师大图书馆已经与国内72家图书馆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可以通过北京图书馆向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借书,当年向51个图书馆借出1,598册图书,同时从42个图书馆借入1,762册图书^[10]。

开展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要以详细的馆藏目录为前提,1957年底,洪范五受教育部委托,负责主编《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他和黄维廉、何金铎等知名专家商议拟定了统一编目的标准和版式,以及联合目录的中、外文书名,并亲自承担一部分校对工作,这是解放后全国第一本高校期刊联合目录。

2 构筑图书馆事业,重视实践

2.1 建设馆舍,完善设备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图书部条件较差,在校东口字形房中占屋10间。1921年6月

洪范五学成归国,正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东南大学,即被聘为图书部主任兼图书馆学术集要课程教授。洪范五认为一所理想的大学必须有设备完善的图书馆,校长郭秉文认同他的理念。但当时国库空虚,向政府和工商界呼吁未果,学校只好通过募捐方式筹集资金,江苏都督齐燮元赞助15万银圆,用于建筑图书馆馆舍,购置配套设备,建馆经费得到解决。1922年1月4日新馆破土动工,一切建筑设计均由洪范五会同美国建筑师帕斯卡尔主持,历时近两年,于1923年完工,1924年4月开放。因齐燮元独资建馆,用其父齐孟芳之名,命名为“孟芳图书馆”。

新馆面积约1,600平方米,平面呈品字型,钢筋混凝土结构,门廊采用爱奥尼柱、山花檐部等西方古典样式,主立面取横三、纵三式,造型严谨,线条考究,构图稳实,风格隽雅。内设办事室、图书室、阅报室、杂志室及陈列室等,一切设备均力求适合现代图书馆之需要,时评“馆厦新建,擘划精详,设备完善”^[11]。1925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来华访问时说:“用最新办法办理图书馆事业,新式避火图书馆房屋之建筑,现有二处,南京东南大学图书馆和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是也。”^[12]李小缘评价说:“惟今日国中之图书馆有建筑而防火者,当以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之孟芳图书馆,上海之东方图书馆。”^[13]

1928年9月,洪范五前往北平出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该馆正拟扩建。洪范五出任新舍扩建的建筑工务委员会委员,他始终参加该委员会关于工程问题的讨论,关注工程进展,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使扩建工程顺利进行。如为保持新书库内的光线,他提议新增加36个铁窗;书库原为两层,他建议书库建为三层^[14]。

2.2 充实馆藏,保护藏书

洪范五极为重视图书文献的购置,他认为:“传播文化,交换知识之媒介,厥赖书籍及杂志

耳。”^[15]孟芳图书馆落成后,东南大学图书馆宿舍条件显著改善,馆藏空间明显扩大。但由于书刊购置经费系由各系、科和学校提出预算,列入学校支付计划,十分不均衡且不易到位,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发展。为此,洪范五与诸同僚不得不经常发起募捐以补不足。在他的悉心管理下,图书馆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馆藏数量也随之增多。据相关文献统计,截至1924年,孟芳图书馆的馆藏量为:中文书籍27,025册,东文书籍196册,西文书籍4,921册,农业专刊9,116册,中文译本2,412册,西文杂志95种,中文杂志121种。一年后,馆藏文献又有所增加,中文图书36,000册,西文图书12,000册^{[16]248}。

1935年,洪范五重返南京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精心筹划馆务,踏实推动图书馆工作。对于馆藏的补充更是不遗余力,如收购善本与钞本图书,增订四百余种外国杂志,补齐英、美、德、法各国重要期刊。虽然学校当时在精简各项费用,但对于图书馆增添图书期刊仍然尽量拿出经费支持。洪范五对购书经费的使用做出明确规定,以保障经费的使用合理有效。图书馆选购书籍分为两种,一是关于课程参考书籍及专门学科图书,经教授选定介绍;另一种是关于普通参考书及图书馆学专门书籍,由图书馆选购。截至1937年5月,中央大学图书馆馆藏中西文及日文图书期刊共计407,203册,其中图书186,617册,期刊218,778册,其它文献1,808册^{[16]252}。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如收藏有法国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绘画(由散页装订成册),敦煌石室唐宋佛像佛经(1914至1924年间出版,六巨册,由散页装成),英国古代建筑图样百余幅(1821年至1838年原本拓成)^[17]。

七七事变后,中央大学遭日寇轰炸,校长罗家伦决定西迁人员、图书仪器及用具。洪范五临危受命,排除万难,带领同僚将全校图书搬运至重庆,在松林坡头建成新馆,成为抗战期间后方最完备的大学图书馆,保证了中央大学师生教学所需的精神食粮。1946年他又将全部图书

运返南京,重整图书馆,保证中央大学回迁后如期开学。罗家伦校长在为洪范五《图书馆学论文集》所做序言中指出,往返搬运全校图书一事,“此固有赖全校同人之努力,然范五先生艰苦中维持之功,自亦不能不为表彰,因为这是他对学术界实在的功劳,决不可湮灭。”^[18]

2.3 公开参阅,改善服务

洪范五认为,“图书馆之设在罗列群书,供众研究,以辅教育之不逮;不但学术得以日新,文化亦因之而益进。其有功于社会国家者诚非浅鲜,然非如宋之尊经阁,清之文澜等阁,保而藏之,秘而不宣者也;须公开任人参阅。”^[19]为保证新式的图书馆能为师生公众服务,他每到一处图书馆,都要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借阅、预约和阅览。如在中央大学任职期间,制定《图书馆阅览规则》、《报张阅览室规则》、《杂志阅览室规则》、《图书馆借书规则》等图书馆管理章程;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职时,制定《图书采购登记组暂行工作细则》、《教师职工借阅图书规则》、《学生借阅图书规则》、《馆际互借图书暂行办法》等^[10]。他在中央大学制定的借书制度中规定学生、教职员以及部分校外人士需分别办理不同的借书证,对逾期不还者制定了合理、细致的处罚规则。还制定预定图书制度,若某书已为他人借去,可先填写于取书单上,并注明住址,向借书处预定,等该书归还,即按照预定者之先后,通知预定者,限日来馆借取,过期即入藏。这些有关于图书流通的规则与制度,除技术条件不如今日,层次分块之详细、条理之清晰已与今日图书馆日常管理无异。

为方便读者利用馆藏,编制条理清晰、简便易检索的目录最为重要。洪范五指出,一部完整的图书馆目录应包括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种类目录、分析目录以及书架目录。这种目录体系便于知晓馆中有无此书,便于检索图书馆收藏的某一作者的全部著作,便于研究某一问题和事物,便于知晓馆中已备书籍之种类书目^{[3]193-194}。在1923年的东南大学图书馆中,西

文编目就有六种目录,除了著者目录、分类目录、书名目录外,还有主题目录等。中央大学时期有著者目录、书名目录、分类目录、参见目录、分析目录。主题目录是东南大学图书馆的一项传统,受其影响,东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直到 80 年代还在编主题目录,在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的会议上,相关领导还要求东南大学的老师专门介绍经验^[20]。

3 发展图书馆事业,人才为要

3.1 重视教育,培养人才

洪范五很早就意识到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专业,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1922 年 7 月,洪范五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提出“中学及师范应添设教学用图书方法课程”的议案,获得通过^[21]。

洪范五积极探索业余培训这一有效途径,以更好地普及图书馆学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他身体力行,1923 年在东南大学开办图书馆暑期讲习班,自编讲义并担任主讲,为期一个月(7 月 15 日到 8 月 15 日),每日授课两小时,入学者逾八十人,并在孟芳图书馆实习。1924 年夏,洪范五又办一期暑期讲习班。1925 年 4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后,洪范五主持中华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暑期学校及短期培训班事宜,开设四门课程:图书馆学术辑要、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和分类法。学员除课堂教学与在馆实习外,还到校外图书馆参观。考试成绩由实验、课堂笔记及参观报告综合评定,成绩合格者发放毕业证书^[22]。1926 年夏,洪范五又主办了一期图书馆暑期学校,除亲自讲授图书馆行政、图书选购法、学校图书馆、图书馆使用法等课程,还请刘国钧、朱家治、王云五等讲授编目法、检字法,毕业学员二十余人。学员中何日章后来任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警顽任上海广智流通图书馆馆长。

20 世纪 20 年代末,洪范五曾在安徽省教育

厅工作,当时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是胡翼谋,他早年留学日本,国学造诣很深,但不熟悉图书馆学,洪范五即利用业余时间,向他介绍图书馆组织管理,并培训馆里的工作人员,使安徽省立图书馆很快走上正轨,成为全省楷模^[23]。

3.2 忠诚事业,提携后人

洪范五专业扎实、高瞻远瞩,又实事求是,是一位优秀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图书馆事业从一而终、无限忠诚。他是一位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领导,一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图书馆员,一位谦逊低调、真挚诚恳的良师益友。前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对他的评价是“贞艰卫文物,风义感朋侪”。前句指洪范五在抗战时期对事业的忠贞和对图书文物的保护,后句是指他的做人风范、他的正义和情义。

1946 年底,洪范五完成中央大学图书馆回迁南京的艰苦工作,并投身于图书馆舍重整、资料整理和开放工作。期间他曾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和台湾省教育厅长许恪士之邀,赴台湾讲学。1948 年 12 月 7 日,洪范五给其在台湾工作的儿子洪余庆的信中说:“此间职务无法摆脱,所谓临难而逃,君子所不取也。”1949 年 2 月 2 日,洪先生给儿子的信中又说:“我一生清白无负人之处,所以处之泰然,我信果报之说,所以精神甚愉快,仍然以平常行事,这是我的人生观。”解放后他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最初为业务指导,没有行政职务,作为一位 60 岁的老人,他搬书上架,亲力亲为,如此工作好些年。

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早在 1917 年就与洪范五先生相识,他在《敬悼洪范五先生》一文中写道:“由于他的指引,我走上了图书馆学这条路。”东南大学教育学系学生、曾任中央大学总务长的胡家健,1948 年后旅居香港,担任香港中山图书馆董事、董事长长达 21 年,他也深受洪先生的感召和指引。在洪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他虽已 90 高龄,仍发文纪念洪范五,忆及与胡适、洪范五聚会的情景^[24]。

施廷镛多年追随洪范五在高校图书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工作,他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古籍整理、书目索引的编纂以及版本的鉴别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任中文图书编目主任时,在洪范五的支持下,改进中文图书分类法,并受命编纂《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抗战胜利后,洪范五聘他至中央大学图书馆负责中文编目业务。

朱家治自幼家境贫寒,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金陵大学文科班学习,1919年洪范五出国,介绍朱家治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兼职工作,朱家治1920年毕业后正式入馆工作。洪范五留学回国后担任东南大学图书馆主任,大力改革,因朱家治的中西文都有较深的根底又熟悉图书馆业务,成为洪范五的得力助手。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并入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并将校址迁至金陵大学旧址,施廷镛后来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副馆长,南京大学的工科和金陵大学等校的工科整合,在中央大学旧址建立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朱家治后来担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业务副馆长。此外,洪范五指导帮助过的金平书、周宗渭、曹祖杰等人,也相继担任南京地区部分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各自在图书馆发展中发挥作用。

3.3 投身社会,影响巨大

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由我国各教育机构联合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学术团体,陶行知任总干事。该社以调查教育情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之初,就把图书馆教育列为专门调查内容,陶行知委托洪范五展开学术教育调查,委托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改进社自1922年第一届年会开始,便设立图书馆教育组。洪范五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并与戴志骞、沈祖荣、杜定友等加入该会的图书馆教育组,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名誉上最高的图书

馆事业民间领导机构。中华教育改进社先后于1922年、1923年、1924年和1925年举行了四次重要的年会,洪范五均参与并提出图书馆事业改进的议案,均获得通过,他在1924年的年会上还担任图书馆教育组分组会议主席。

在洪范五的倡议下,南京图书馆协会于1924年6月成立,洪范五被选为临时主席,会址设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同年8月,江苏图书馆协会成立,洪范五担任会长。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立,洪范五等15人当选董事。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召开,洪范五参加“图书馆行政组”及“图书馆建筑组”分会,分别提出“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大学及教育厅聘请图书馆专家指导该省图书馆一切事宜”,及应“指导特约图书公司制造图书馆应用物品”的议案^[25]。在第一届年会上,洪范五被推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华图书馆协会1925—1928年设立董事部,1929年后改设为执行委员会、理事会),在此后召开的历届年会上,他又多次当选,并担任该会下设的教育委员会主任、出版委员会委员及编撰委员会主席等职。1956年12月,洪范五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委会常务委员,1957年、1961年,他先后被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聘为图书组组长。洪范五积极参加图书馆界的社会活动,为图书馆发展进言筹划,促进了高校图书馆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4 结语

洪范五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时期,他从图书馆的学生助理开始,一步步成为中国早期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和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把毕生奉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

洪范五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40余年,他的图书馆研究与事业从未中断,他的思想与实践在时代洪流中不断丰富。本文从图书馆组织和

管理、分类研究和促进文献交流等方面阐述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从新建东南大学馆舍和扩建清华大学馆舍,充实藏书、编制目录,重视开放和服务,制定规章制度等方面总结他的图书馆实践活动;从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携后学、投身社会活动等方面论述他对推动现代图书馆

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2013年适逢洪范五诞辰120周年,本文追思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希望今天的图书馆人继续弘扬他以毕生精力热爱图书馆、献身图书馆事业的精神,并坚守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

参考文献

- [1] 袁同礼. 洪范五先生事略[G]//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台北华联出版社,1968. (Yuan Tongli. Biographical sketch of Mr. Hong Fanwu[G]//Selected papers on library science. Taipei: Taipei Hualian Press,1968.)
- [2] 新书介绍[J]. 图书馆学季刊,1926,1(3):7. (New book introduction[J].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26,1(3):7.)
- [3] 洪有丰.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Hong Yufeng. Libra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1926.)
- [4] 洪范五. 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概况[M].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1937:9. (Hong Fanwu.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Library-general information[M]. Nanj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Library,1937:9.)
- [5] 刘国钧. 敬悼洪范五先生[J]. 图书馆,1963(1):51. (Liu Guojun. Mourned for Mr. Hong Fanwu[J]. Library, 1963(1):51.)
- [6] 蒋永福. 图书馆学通论[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344. (Jiang Yongfu. General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M].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9:344.)
- [7] 范并思.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15. (Fan Bingsi. Western and China library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4: 215.)
- [8] 洪有丰. 图书馆事略[J]. 清华周刊,1931,35(11,12):995. (Hong Yu-feng.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ibrary [J]. Tsinghua Weekly,1931,35(11,12):995.)
- [9] 本星期纪念周纪事[N].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1-03-25(1). (Record for this memorial week[N].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Magazine,1931-03-25(1).)
- [10] 余海宪,陈枝清,胡文华. 箕土成丘陵,踵步致千里;档案中的洪范五先生与华东师大图书馆[G]//书田垦荒,薪火传承——纪念洪范五先生诞辰120周年暨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论坛会议论文集. 南京,2013. (Yu Haixian, Chen Zhiqing, Hu Wenhua. Hills are piled up by thousands of baskets of soil, just as thousands of miles are achieved through accumulation of each single step: Mr. Hong Fanwu an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archives[G]//Ploughed up in the book fields that were uncultivated and the eternal flame of academic would pas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com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Mr. Hong Fanwu and the forum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proceedings. Nanjing,2013.)
- [11] 蒋复聪. 蒋序[G]//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台北华联出版社,1968. (Jiang Fucong. Preface[G]//Selected papers on library science. Taipei: Taipei Hualian Press,1968.)
- [12] 朱家治,译. 鲍士伟博士考察中国图书馆后之言论[J]. 图书馆学季刊,1926,1(1):81-86. (Zhu Jiazhi, trans. Reviews after Dr. Bostwick's observations upon Chinese libraries[J].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26,1(1):81-86.)
- [13] 李小缘. 图书馆之建筑[J]. 图书馆学季刊,1927,2(3):385. (Li Xiaoyuan. Library architecture[J].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1927,2(3):385.)

- [14] 韦庆媛. 洪有丰与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11):145. (Wei Qingyuan. Hong Yu-feng and National Tsinghua Librar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0(11):145.)
- [15] 洪有丰. 介绍欧美杂志[J]. 新教育, 1922(4): 882. (Hong Yu-feng. Introduction to the Europe and the America magazines[J]. New Education, 1922(4): 882.)
- [16] 张厚生. 东南大学图书馆志要[G]//东南大学校史研究第三辑.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8. (Zhang Housheng. Facts about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G]//Research on southeast university history, 3rd series.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7] 罗家伦. 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J]. 中央周刊, 1936(432):14. (Luo Jialun. Central University in the past four years[J]. Central Weekly, 1936(432):14.)
- [18] 罗家伦. 罗序[G]//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 台北华联出版社, 1968. (Luo Jialun. Preface[G]//Selected papers on library science. Taipei: Taipei Hualian Press, 1968.)
- [19] 洪范五. 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G]//图书馆学论文集. 台北: 台北华联出版社, 1968:25. (Hong Fanwu. Facts about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G]//Selected papers on library science. Taipei: Taipei Hualian Press, 1968: 25.)
- [20] 汪绍绍. 缅怀洪范五先师[G]//南京工学院校史资料选辑, 第3辑. 1987:82. (Wang Chuanshao. In memory of my teacher Hong Fanwu[G]//Nanji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the 3rd series. 1987:82.)
- [21] 李刚, 叶继元. 中国现代图书馆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的历史考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 37(3):79-91. (Li Gang, Ye Jiyuan. The begin of China's modern library profession: a history of library education group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promo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1, 37(3): 79-91.)
- [22] 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暑期学校之经过[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5, 1(4):75. (The procedure of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s summer school on library science[J]. Bulletin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1925, 1(4):75.)
- [23] 程翔云, 郁祖权.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纪念洪范五先生[J].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4): 61-62. (Cheng Xiangyun, Yu Zuquan. The pioneer of China library course—in memory of Mr. Hong Fanwu [J]. Journal of Huangshan College, 2000(4):61-62.)
- [24] 胡家健. 图书馆事业先驱——洪范五传真[J]. 中外杂志, 1993(5):72. (Hu Jiajian. Pioneer of library couse—facts about Hong Fanwu[J]. Sino Foreign Magazine, 1993(5):72.)
- [25] 宋建成. 中华图书馆协会[M]. 台北: 台湾育英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0: 70-73. (Song Jiancheng.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M]. Taipei: Taiwan Yuying Culture Co. Ltd., 1980:70-73.)

顾建新 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教授。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2号。邮编: 210096。

田芳 东南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通讯地址同上。

石磊 东南大学图书馆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 2013-11-26)